

名家悦读书系 ● 安武林

散文

WUDING SHA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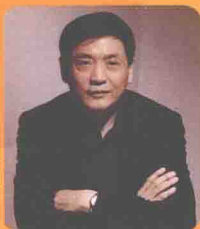
安武林 著 DE SHU

屋顶  
上的书

HANS  
CHRISTIAN  
ANDERSEN AWARD

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

曹文轩 倾情推荐



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·济南出版社



名家悦读书系 ● 安武林

散文

WUDING SHANG

安武林 著 DE SHU

安武林

屋顶

上的书



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·济南出版社

© 安武林 201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屋顶上的书 / 安武林著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 2018.7

(名家悦读书系·安武林)

ISBN 978-7-5488-3153-2

I. ①屋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1611号



WUDING SHANG DE SHU

出版人: 崔刚

图书策划: 李岩

责任编辑: 蓝双秀 张岚

插图绘制: 林帝浣

封面设计: 张金

出版发行: 济南出版社

地址: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1号(250002)

邮箱: 147635684@qq.com

印刷者: 济南新先锋彩印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成品尺寸: 165 mm × 230 mm 16开

印张: 8

字数: 70千字

印数: 1—10000册

出版时间: 2018年7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88-3153-2

定价: 27.80元

(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)

# 鬼才安武林

我和安武林是朋友，多年的朋友。

武林集作家、评论家、出版人的多重身份于一身。近年，他的作品出版了一套又一套，其作家的身份可谓是越来越出色了，我很高兴。我一直期待武林这艘文学之船的旅行，我期待他走得很远，看到好的风景。

在写作上，武林是一个鬼才。所谓鬼才是指出人意料，在不可为之处而可为。我偏向于鬼才，尤其是在文学这一块。文学需要的不是人杰，而是鬼才。我非常喜欢武林作品的一些句子，比如“虫子说，我们聊着聊着，天就黑了。知了说，我们唱着唱着，夏天就终结了。野花说，我们跳着跳着，就找不到舞台了”。武林把握了几乎所有儿童文学的体裁，如果按最好、好等来排序，我以为可以这样排——散文、童话、小说。我为什么没有说他的诗？那是因为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诗，或者说都具有诗性。记得上次参加安武林研讨会时，我说过一句话：今天的会其实不用大家都发言，只金波先生的一句话就够了——金波先生说：“祝愿武林从诗出发，回归于诗。”诗有意境，这一点与童话、



散文相通，还有诗是抒情的，格调雅致的抒情。所以说武林的各路文字都是诗性的。

具体说的话，武林的诗歌和散文，最能显示出他唯美的气质。他的小说和童话，差不多都是以情感的真挚和文风的温馨而取胜的。因为有写诗歌的底子，他的散文文采斐然、飘逸、空灵，深受小读者和教师们的欢迎。对武林作品的评价，我和金波先生是一致的。他童话中的温情和诗情，都是受了诗歌的滋润的。所以，诗意诗情诗味和充满童心童趣差不多是武林整个作品的底色，而闪烁其中的则是他笔端流淌出的那如金子般闪闪发光的文字。

这套“名家悦读书系·安武林”共六本，主要收录了武林的童话、诗歌和散文，精心挑选了武林的获奖佳作和新作，其中童话《稻草人》《老蜘蛛的一百张床》《宝石狗》等，诗歌《月光下的蝈蝈》《一只鞋子生气了》等，以及散文《遥远的快乐》《黑豆里的母亲》等都是获奖作品和代表性篇目。我以为这是武林最好作品的集合，特别适合孩子朗读和阅读。

希望武林的这套作品能得到大家的喜欢。



读文轩

# 屋顶 上的书

WUDING  
SHANG DE SHU

## 目录

### 第一辑 屋顶上的书

002 屋顶上的书

008 藏在被窝里读书

013 油灯下的读书时光

024 童年的晨读

027 躺读之乐

032 倒着读书

035 风吹过，依然美

041 一生能读多少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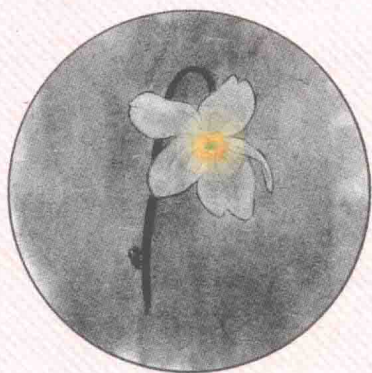
### 第二辑 让你的文字

里盛满笑意

048 让你的文字里盛满笑意

056 名人名言

061 远行，或者准备



066 格言的力量

068 童话都是骗人的吗

073 当安徒生遭遇格林

078 用最美丽的方式告别

### 第三辑 别担心

#### 那一缕阳光

090 和虫子作战

093 种一株小小的乡愁

097 第一声蝉鸣

101 喜鹊登枝

105 别担心那一缕阳光

111 南方的雨

113 多读点儿书吧


119 长大最好做一条书虫

第一辑

屋顶  
上的书

WUDING  
SHANG DE SHU





## 屋顶上 的书

一个人的记忆中，并不总是美好的事。哪怕说到一种良好习惯的形成，恐怕也包含着许许多多的辛酸和血泪。爱、喜欢，这些令人愉快的情感，犹如大自然中的植物一样，也需要历经风雨雷电的摧残和折磨。只有战胜一切阻力，树才能慢慢长高，花才能徐徐绽放。

我很小就喜欢阅读，自从小学三年级开始阅读第一本长篇小说之后，就疯狂地迷恋上了阅读。什么“爱不释手”“手不释卷”的成语，恐怕也难以描绘和形容我对阅读的热情。

倒不是说我有多么顽强的意志，而是我太脆弱，无法拒绝书的诱惑。但仅此一个小小的爱好，在早期的萌芽过程中遭受到的挫折和打击，多年后想起来依然是眼眶发湿，感慨实在是太多的不易。似乎我是一只小小的动物，每读一本书都要拿头去撞击坚硬的墙壁。

这墙壁的构成元素，可能是父亲，可能是老师，也可能是整个世界。

童年的阅读，一直是偷偷摸摸进行的。父亲、老师，犹如两个高明的监工，一个在家里监视，一个在学校监视。我阅读课外书只要被发现，轻则遭训斥，重则挨老拳。所以，我特别喜欢打猪草，一个人挎个篮子，悄悄往篮子里塞本书，到田野上去阅读。打满了猪草，又把书塞到草下面，深深地藏好。看多了谍战片，觉得自己小时候读书的经历真像是在搞地下工作，而父亲和老师就像是军统和中统的老特工。这样的比喻没有不恭敬的意思，只是说感觉很相似。

放任阅读，是不好的；严重偏科，麻烦更是巨大。无论是父亲还是老师，他们都认为课外书是影响我学习成绩的罪

丙甲暮春  
帝浣写



魁祸首。所以，他们的打压手段越来越“残忍”，越来越粗暴。父亲的耳光和拳头是家常便饭，而老师曾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课外书一页一页撕掉，那书页像蝴蝶一样在空中飞舞。

我没有眼泪，只有悲伤。我没有妥协，只有坚定。我承认，书籍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，精神上的羞辱和肉体上的疼痛，都能在书中得以治疗。所以，我渐渐承认一个事实：爱读书，就要付出这些代价。虽然我时常很警惕，但真正一阅读起来，整个世界都会被我忘记，所以当老师或者父亲来到我身边的时候，我经常浑然不觉。等我发现的时候，一场暴风雨就来临了……

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上数学课，我装出认真听讲的样子，私下里却把一本课外书放在了抽屉里，摊开。我的位置靠着窗户，外面是校园，我的同桌是一个女同学。有时候阅读入迷，被老师提问，我会惊慌失措，站起来四顾左右，不知道老师是让我回答问题，还是别的。

这个时候，同桌的女生会小声提醒我，重复一下老师提出的问题。奇怪的是，我竟然受到过数学老师的表扬，尽管我的数学成绩是全班最差的。

老师说：“你们数学太差了，你们要向安武林学习，数学不行，语文好些也行啊！”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口吻和神态，



很多年之后依然在我脑海里浮现。大约，每个老师都是怀着这样的仁慈之心吧。

我正看得入迷，突然感觉窗外有个人影一晃。我心里一沉——坏了，是语文老师！他是我的班主任，估计他在窗外已经偷偷看我很久了。我赶紧把书合上，挺胸抬头，听数学老师讲课。但一切已经晚了，只见语文老师铁青着脸，怒气冲冲地走进了教室。

数学老师正在讲课，也愕然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全班同学的目光都聚焦在语文老师的身上。他直奔我的座位，一弯腰，从我的抽屉里抽出了那本厚厚的小说，然后冷冷地对我说：“你出来一下！”

我跟着语文老师走到教室外面，几步路，好像走了一万里一样，黑暗、阴郁。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，但我更关心的是他手里拎的那本书的命运。书页摊开着，大约是因为语文老师走得很急，书页在风中沙沙乱响，好像在呻吟一样。

在教室外面院子的中间，他站住了，猛然转身，然后目光炯炯地盯着我，嘴角习惯性地向上一撇，然后把书在我眼前一晃。他再一用力，书像一只白色的鸟那样飞上了教室的屋顶。屋顶的瓦上有绿色的青苔、丰满的瓦松，还有一些高高低低的青草。而在教室的旁边，是一棵倾斜的、粗壮的泡

桐树，学校的钟（一节火车的铁轨）就悬挂在上面。


语文老师冰冷而又粗暴地下令：“站着！”说完，倒背着双手，回自己的办公室了。

屋顶上的书，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。在绿草和青瓦（已经变黑褐色了）之间，摊开的书页洁白、醒目，就像一只贝壳，张开着，不小心被冲到了岸上。

很奇怪我当时没有流眼泪，也没有特别悲伤，只是像个虔诚的教徒那样，祈祷着：不要被雨淋坏啊，不要被太阳晒伤啊。

在我眼里，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生命。

我记不得那本书的名字了，如果记得，我一定会再买一本，纪念它远逝的兄弟。



## 藏在被窝 里读书

小时候家里穷，但我的家乡更穷，没有地方可以去买书。即便有买书的地方，但我没有钱，所以，借书成了我主要的阅读方式。我像一只警觉的猎犬一样，无论大人和孩子，只要我能闻到那股特有的书香味道，我一定会软磨硬泡，非把人家的书借来一读不可。因为别人催得紧，所以我看书的速度很快，

差不多是一目十行，估计我的快速阅读法就是借书时养成的。

有一次，我到同学家里，看到他正坐在苹果树下的小桌子上读书，读一本发黄的很厚很厚的书，聚精会神。

“什么书，我看看！”我不容分说，从他的双肘之下把那本书抽出来了。

同学很不高兴地说：“我正看得带劲呢，是《红日》。打仗的，很好看。”

我说：“我先看，我看得很快的。”

他说：“不行不行，我也是借来的。再说，我正看到精彩处，不看，难受。”

我说：“我家里正炸麻花，我带你去吃。先借我看吧！”

我这么一说，他就动心了。毕竟，物质的诱惑远远大于精神的诱惑，我看他很贪婪地咽了一下口水，喉结那里一动。我们谈妥了，三根麻花换三天先看书的权利。

《红日》这本书，差不多像砖头一样厚；尤其是，发黄以后，就像发开的馒头一样，膨胀了许多，就显得更厚了。我掂上这本书，不分白天黑夜玩命地看起来了。而那个同学，每天都差不多要问我看了多少页，催命鬼似的。

我从小和爷爷、奶奶、弟弟睡在一张炕上。电灯的绳子，被爷爷接了一根布条，所以很长，长到可以放在爷爷的枕头



边上。爷爷每天晚上负责熄灯，催促和监督我们睡觉。那天夜里，我看得入迷，爷爷说：“快睡，我要关灯了。”我说：“等等，还有几页，马上就好了。”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吧嗒一声，爷爷把灯关了。屋子里黑乎乎的，我没脱衣服就钻进了被窝，但是，那看过的故事情节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现，而故事的发展又牵动着我的想象力。我睁着眼睛，注视着窗外的夜色，直到听见爷爷的鼾声，我才又悄悄地拉亮了灯。

“明天还上不上学啊，啊！”突然，爷爷大喝一声，吓得我一哆嗦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醒的。他的声音很大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显得格外响亮。

我赶紧又钻进被窝，脱掉衣服，这一次，假装真的要睡的样子。

灯熄灭了。爷爷的鼾声像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一样响起来了。

我突然感到腿边有个冰凉的东西，顺手一摸，呀，手电筒。我欣喜若狂，看来可以继续阅读了。

我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，缩作一团，开始看书。我不时要掖掖被角什么的，怕手电筒的光亮会暴露我的秘密。但这样的小心，总不能持久，因为故事太迷人，书太好看了，所以警惕性就渐渐放松了。